

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三

叙事

元老大臣事迹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陽文忠公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
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且相真宗皇帝十
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
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
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
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且事我文考真宗叶德
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

是刻于碑素拜稽首

一有泣而二字

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

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

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

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

書令追封魏國公

一作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戶食實封陸阡伍伯戶贈太師尚書

令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

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

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

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

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

太祖

太宗為名臣嘗

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

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

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

知臨

一作平

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

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

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

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

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

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 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
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
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 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
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
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 真宗益
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
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
一有用字一
有大用二字 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
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
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

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
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
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
用 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 宋興三世祖
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
賞罰必當 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
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
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
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

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一作能矣必久其

官而一無而字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

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一作苦公求為使相公大驚

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

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

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

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

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

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一無之字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

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

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

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

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

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

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

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

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

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

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大蝗真宗使人於

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侂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

蝗實死矣請示于

於一作

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

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

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

一作

以忠謹得

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

真宗以語公曰承規

一作

待

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

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

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

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

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

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

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

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

還占

一作書

問吉凶之說

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

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

真宗怒不辭公

因自取掌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

為罪願并臣付獄

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

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

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

真宗悔復馳取

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

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

病一作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
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
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 真宗
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
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再拜太
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 真宗
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
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
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
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

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
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
四人長適太子太一作少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
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
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無
相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
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一作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
吾常以大一作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
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
配享真宗廟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

病疾一作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
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
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 真宗
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
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毋拜太
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 真宗
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
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
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
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

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
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
四人長適太子太少一作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
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
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無
相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
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一作後 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
吾常以大一作太 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
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
配享真宗廟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

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
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
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
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
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
節而錄其可紀者輒聲一無聲字為銘詩昭示後世一無昭示後世
四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
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

真宗

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

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

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

一作有所

賞罰功當罪

明相所

一作有

黜升惟否

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

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
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
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
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
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

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救一作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

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闔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其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

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
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郃追封英國公考諱固
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
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
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
歲知學問一作始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
節公安撫江西一作南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
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
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佗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
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

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
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
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
運使具舟送之一作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
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
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叅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
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
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
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
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

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 真宗
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
見也初 真宗遺詔 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
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
公建言羣臣奏事 太后垂簾聽之皆母得見議遂
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
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
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
可爲樞密使由是忤 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
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

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祕書監
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
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叅知政事遷尚書
左丞 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 太后以問公公
以周官后服對 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一有公爲
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
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
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
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
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

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爲一字出入之要皆有法 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旣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

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阡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 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一作公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 上問宰相曰晏其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

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 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
等以其子承一作成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
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巳之女次
孟氏屯田真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
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
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真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
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
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
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一作
三人公旣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

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一有嗚呼字可謂賢
也巳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栢子嬰
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熈自公厥聲以振公之
顯聲實相 天子 天子曰噫予考 真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
我以德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 天子曰留汝
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旣
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
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 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

之永昭厥後

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序并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塋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 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

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叅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 天子贈公魯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 章獻太

后旨通判河中府

一有久之

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

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

爲壽有司已具公上䟽言天子無比面且開後世弱人

主以疆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

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

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

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

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

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鄆皇

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

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

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

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

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

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

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

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

年呂公亦罷公徙閩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

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圖

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

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
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
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
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
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
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
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
而耕之又城細霁胡蘆於是明珠滅滅等大族皆去賊
六字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
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

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

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

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

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

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一有既字失計乃引去於

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

所得賜資皆以 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

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

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

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 上亦召公歸

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叅知政事每進見必

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

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爲一有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一作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

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寶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借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始一作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宗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一作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

是傾不傾不危 天子之明存其顯榮歿有贈謚藏其

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范文正公神道碑

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

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

相約勳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

遂起而不能止按司馬文正公記聞景祐中呂許公執

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

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於龍圖閣直學士陝

西經畧安撫副使上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

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答解仇而

念舊惡又蘇文定公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

去故歐陽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

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

聞見錄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爲然從歐陽公辯不可

得則自削去驩然勳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公

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故今羅氏

本於坐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呂公亦罷六字為陝西

經畧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坐

呂公貶已下至故卒置羣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

家本乃當時定本也羅氏本堯夫改本也今從衆而載

堯夫所改如此陳無已談叢叙二公曲折未必盡然呂

黃正宗三

六

亦

惡之況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為官或以諫諍為職又安
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
謂之太過也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
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失天下之事或
終至於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
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之子孫是以寧損
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
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
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
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倦倦之義實
在國家故承其善意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
相公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於集中恐亦不
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於集中恐亦不
忠宜刑去而不傳也此最為范公之盛德而它人之難
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各記其實
自為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各記其實
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為丈
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指要則其言若曰呂公度
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德兼取
不為諸賢專取德業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之又

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太過者後來范公雖為之
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公平蓋特州郡之常禮而
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之過又知
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託為解仇之語以見意而忠宣
獨知其父之心是以此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以取怒於
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顧
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說以求是正伏惟恕
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量心術其以濟務則誠
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以濟務則
有以辨然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
賢退姦然後可以於區區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
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
有不能定者則其當日之所為又惡在病非再起范公幾
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
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
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
矩亦皆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
專用德而遺才矣而呂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
亦決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
俊跡弛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為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

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
代則未若謂其取者為才也邪為德也邪是亦不足以
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為攻事皆有迹顯不可揜安得為
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為國論事乃視宰相子第之賢
過且為待從諫諍之官為國論事乃視宰相子第之賢
否以爲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呂之仇初未嘗
解則范公既以呂公而入之再遂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
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
釋乃悶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
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其前日之志是乃內
其籠絡爲之驅使未始知范公之心其肯爲此否也若曰
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以自
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陰爲自託之計於是寧賣
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無爲有愧負幽冥而不遑恤又
不知歐公之心其忿爲此否也況其所書但記解仇之
一事而未嘗并譽其他美則前日斥逐忠賢之罪亦未
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必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
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亦未易輕議然觀其事
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毅開豁終有未十分肖似處蓋所
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

不深耻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借於墓碑刊去此事
若有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疏非
俱墨莊所記而已況龍川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
之言爲左驗張實呂黨充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
無此事而直爲歐公所誣則爲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
貽書歐公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侯歐
公之命以爲進退若終不刊去數語不知此爲何等舉
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
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敢誦言則曷爲其
措若非實諱此事而直爲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爲其
不爲彼之明白而直爲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爲其
辭之實歐公丁寧反復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
之所爲以爲有無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
撫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後日
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青天
白日無一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
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爲百世之師表至
於忠宣則所見雖依然亦不審其尊意以爲如何狂瞽之
言或未中理得賜鑄曉千萬幸甚後書誨論又以昭錄

不書解仇之語而斷其無有則其以為呂公拜罷范公
進退既直書其歲月則二公前憾之釋然不待言而喻
矣不然而則昭錄書成歐公固已不為史官而正獻忠宣
又皆已為時用范固不以墓碑全言也上史氏而呂氏之
意亦恐其有所未快於歐公之言也此舉雖其賢子尚不
今日之紛紛耳如又不然則范公此舉雖其賢子尚不
能識彼為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歐公之深或者過為隱
避亦不足怪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無也墨莊之錄
出於張邦基者不知其何人其所記歐公四事以為得
之公孫當世而子約以為紹興舍人所記歐公四事以為得
孰是但味其語意實有後人道不到處疑或有自來耳
若談叢之書則其記事固近世則溫公之誠皆所不免
而此病在古雖遷固之博然其平生蹤跡多在田野則
況於後世雖頗及見前輩然其平之恐亦未可以此
其見聞之間不能盡得事實宜必有大過然歐公此言
便謂非其所著也丹朱之云誠為太過然歐公此言
為令孤父子文字繁簡而發初亦無大美惡但似一時
語勢之適然不暇擇其擬倫之輕重耳故此言者鮮未
敢必其為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數

條不足深論偶亦餘誨之及而并講之使得皆蒙裁正
則亦不為無小補者惟是所與子約書中疑學道三十
年為後學之言者則其深感焉而尤以為不可不辨
不審明公何所惡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為高遠玄妙
而不可學邪則道之得各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
四海九州百千萬人常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
者空虛寂滅而無與於人也以道為迂遠踈闊而不必
學邪則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
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
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
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
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玩其文詞以為綴緝纂組
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道云者豈近世後
學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此而不當以此自名邪則
歐公之言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力於文字之間
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周禮於春秋皆
嘗反復窮究以討先儒之繆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
說以為息邪距詖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為宗工鉅儒
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於史記善

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深究國家所以廢興存亡之幾而為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末鑒者固非一端其它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的當真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已之嫌邪則為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為農而自言其服田為賈而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為夸若韓公者至乃自謂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蓋甚矣又可指為後生之語而疑之邪凡此又皆某之所未論者蓋嘗反覆思之而竟不得其說恭惟明公以事業文章而論世尚友其於范歐之間固已異世而同轍矣至於博觀今昔考訂是非又非肯妄下雌黃者且於六一之文收拾編彙雖正流通用力為多其於此必不草草況又當此正道湮微異言充塞之際餘論所及小有左右則輕重厚薄便有所分竊計念之已熟而處之亦已精矣顧某之愚獨有未能無疑者是以不敢默默而不以求正於有道伏惟高明恕而教之幸甚

太子太師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為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齊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于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

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剋一作其

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

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一作至考其

雖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天下公享年八十

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

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

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

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

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

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

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

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

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

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

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

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

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

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

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

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

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一作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

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賅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一作乃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

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
翁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
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
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
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
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
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
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
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
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

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
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
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
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箠族大戰
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
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
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
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
不可遂一作故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
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

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
入分給宗族調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
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
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
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
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
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
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一無此字
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一作師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
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

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
人子男曰誥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訢將作監主簿詒
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
祕閣校理李紱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
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
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
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 天子曰咨爾
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
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昆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官臣國

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事
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
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耆喪予元老寵祿
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旣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
詒

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文簡公旣塋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於一作朝曰
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請得
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
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

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簡公
故往來知其入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
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
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
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
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
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祕書
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
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
賢院 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

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

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某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安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

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 天子
益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
或不一無不字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
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
部侍郎龍圖閣一有直字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 天子思
其治召爲翰林一有侍讀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
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
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
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
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

有一作所

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

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

事

一有遷尚書左丞

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

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

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

遽誣以事語入 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

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

爲

上開說

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

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

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

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

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一作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

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
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祐元年閏三月

七日巳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 天子輟

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日葬河南府伊

闕縣神陰鄉張劉里明年裕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

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

千四百而實封貳阡壹伯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

臣娶陳氏封衛一作陳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

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

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為周司馬

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

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

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

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

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

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

為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

而又幸蒙 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

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

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 帝曰噫歎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一作其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 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王文公

公諱某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某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

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某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諱某之曾孫其先南皮中人徙獲鹿今莖開封而爲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爲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

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
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
言則感心自 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
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濶然 上常獨意鄉堯
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爲善而公由此顯
矣於是 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歸
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
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
因言近歲屢災觀寺天意蓋有所在今此獨可勿繕治
以稱 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

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 上皆從之以直
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史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
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
在儀衛公奏除之未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
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
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
侍講如初公之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詘
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蒲萬二千乃舉令
公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
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

敵告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
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妻固未可知乃不果
收侍講林瑀者言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
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 上即爲公罷瑀又奏
劾駙馬都尉柴恭儔公奪其州人以其爲宜初元昊反公
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
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曆二年契丹來
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絀服不能
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
必驕以弱我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

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尚以爲不可後乃知吐
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
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 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
官叅知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
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
大廟公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
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旣而敕兩府公
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
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 上以旱避正殿貶

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
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府反河南北使其黨
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為姦考問具服則惶急不及
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
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
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號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
為則所脅者而捕河南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
胡方暑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
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為南

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
故擢起其任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
以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
不時贖則聽人得贖而有之地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
年判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為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
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
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
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
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

國以孝聞 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
鄭歸塋扶昇蒼然肩足皆胝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年
除故官侍中居頃之出治許州將行矣 仁宗問易之
乾卦公旣講解又作書以獻以亢龍爲戒手詔褒荅以
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
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
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信棣德博多水死公乃請
使撫巡拯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
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中書門下
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檢校太師

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
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
寬惠爲治人安樂之宅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
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擾今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
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
守許州凡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人見又辭所辭
不許使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將太醫問視
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
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于第 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視朝
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

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之墓兆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食邑萬五千戶實封五千六百戶公所著書有羣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 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合二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

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若干賈氏自誼及耽傳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取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祿光大始終哀榮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 仁宗時 宋之隆莫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 帝曰詢爾羣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 帝之求筵于殿中登闡治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絀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 帝巡大塗

公帝之車 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鬯具獻膚功
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有
謚太常次詩不誣斲石墓傍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四

叙事

元老大臣事迹

富鄭公神道碑

蘇文忠公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
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
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
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
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
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 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
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

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捷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

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蓋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旣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

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後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旤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旤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

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路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

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 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

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 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 南朝旣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 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

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 真宗 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

毋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魯晏殊殊即以女妻之 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才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魯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䟽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

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
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
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氣召還爲開封
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
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
曰萬一北虜行之爲 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
燕如公言 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
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
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
鈐轄盧守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

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
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 詔以兵圍守其家公
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
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
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
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序爲御藥公奏乞罷之
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 上召問具
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
此非 陛下意宰相惡 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
得訴之 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爲陝西

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贊
既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
必怨懼盧守懃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 詔罷守
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
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
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 詔遣侍御
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
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
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
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

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
廷辨又言邊事系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
仁浦兼樞密使 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
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 仁宗曰軍國之
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
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 上前曰恐
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
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僞將相來降補借
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
勸來者 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

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
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
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
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
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
君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
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
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
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
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

學士公見 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 朝
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
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
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
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
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 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
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 上前而罷逾月復
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 上俟公綴樞
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 朝廷特用
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

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
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
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
以爲過公旣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
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
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
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
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
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
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
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
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
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
而行則事自我出旣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
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上
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
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
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
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

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 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

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習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 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塋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

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肌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劔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

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 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 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 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 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

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公之爲相守格
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
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
謂之寬卹民力又施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
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
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 仁宗待公而
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 英宗即位拜
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
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 真宗

以前不輕以此授人

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

故開此比終

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

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

陛下初即位願

立法自臣始不從

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

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

集禧觀使召赴

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

年移汝州且

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 上

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

語從容至日具賜紹隆五品服再對

上欲留公爲集

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

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上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夫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

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

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

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
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
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
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
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
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閣門祗候六年
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
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
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
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

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

薰猶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君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 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

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溫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
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 神宗
皇帝廟庭明年以 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 朝
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 上爲親篆其首曰
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
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
有是臣故 仁宗 英宗至于 神考咸有一德克享
大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
味其平生則 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
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

始者臣觀 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
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 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
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
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
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
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
之死地 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
英宗 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 天
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
趙濟敢搖之惟 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

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致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旣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殺爲僇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救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刵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旣服旣

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宥高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旣薨之三年其子屺除喪來告

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
來世敢以請 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
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
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 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
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
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
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
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
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
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

而 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
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
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
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
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
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
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旣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
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
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
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

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蒲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癱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瘦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第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秦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

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誑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富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

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仲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修乞蔡賈黜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

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兇懼及 上旣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

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訐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侍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旣至遇吏民

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踈鑿瀆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聞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旣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犂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

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柰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旣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

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諶除轉運使陞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達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

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
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旣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
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 朝廷事有輕重體有
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
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
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
大而得小非 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
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
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
逆公皆駢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

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
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
盡五年成都以戊卒爲憂 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
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
見 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
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 上大喜公乞以便宜
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略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
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
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
慎畏戢以帥衆比戊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

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劔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 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蠶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教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

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旣而 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堙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巳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 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屺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屺代還得見 上顧問公甚厚以屺

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屺復待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計聞 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岍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屺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

兄振振旣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屺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道 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

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冝。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司馬溫公行狀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

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

祖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

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

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

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

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塋。今陝州夏縣涑水鄉

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

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

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

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

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
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自是
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
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
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
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
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
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
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
天章公遊見公而竒之及是爲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

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
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
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
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
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
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
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
已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
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
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

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旣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

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樵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

相亦以爲當黜 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 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 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

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 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 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 陛下開納 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 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 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

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居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䟽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

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

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䟽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

宗遂受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
太宗時姚坦爲交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
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
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
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
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
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
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
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
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

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旣責降公主
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
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
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
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
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
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謹譁而逐御史
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
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於用法疑
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

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常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 仁宗崩 英宗以哀毀致疾 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

袁獻明肅太后保佑 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 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 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後元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栢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爲戒時公所得 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

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 英宗疾旣平 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 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 上所取已乃具數奏 太后以防矯僞曹佺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佺無功而得使相 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

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 先帝不聽及 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間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不能復反南畝疆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

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公手藁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訕訕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

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

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 神宗即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 本朝故事不可 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 上遣內臣至閣門疆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 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

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 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巳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 陛下欲廣言路屈巳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巳 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即以此六言獻 仁宗其後以獻 英宗今以獻 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

是矣公在

英宗時與呂誨同論

祖宗之制句當御

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 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 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遺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 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 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

一人言事之有無惟 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官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閣門祗候公言 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 英宗山陵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 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

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
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
命 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 上不聽遣將种諤發
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
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
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
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
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
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因與殺爲
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

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
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 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
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 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
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耻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
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
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 陛下追用
先帝本意不受此名 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
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
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
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

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
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
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
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
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
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
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
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
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
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

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
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
至其末年盜賊蠡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
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
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
亦是惟 明主裁擇 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
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
兼史館修撰 上問公可爲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
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
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

約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
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
議者多不同公於 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
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
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
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
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
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
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
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 上

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
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
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
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
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
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
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
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
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
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 上問公惠卿言

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 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

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荅曰是臣之罪也

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 上

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 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

訥訥何也王珪曰臣踈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 上曰聞則言

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疆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疆富民亦不疆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 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

米斗十餘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 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 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 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 上已罷之幸甚 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柰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

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 陛下職也 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日 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 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

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

爲竒兵調民爲乾糧餼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未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餼飯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

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澁疾自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槩親書緘封置卧内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政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問闔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懃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

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

所當行者而 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
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二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
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
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
急務 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
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
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 先帝新棄天下 天子
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
大夫初 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
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

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
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 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
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
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
肯改然 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
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 二聖嗣位民日
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
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
建爲天下害非 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

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
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
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
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官市五坊小兒暴橫
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
有或非之者也況 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
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
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
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 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
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

者還監收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
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
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即罷遣
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
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
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
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 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
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
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
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

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後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

略等爲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母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已以聽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

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 上亦感涕不已時方
躬祀明堂禮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
朝贈太師溫國公祔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
匹賜龍腦水銀以歛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
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
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
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
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
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
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

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
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
田以葬惡衣非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 聖明言聽計
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
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
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
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旣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
之皆手扎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
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
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

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
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
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
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
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
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
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
學者不能綜况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
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
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

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
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
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
荀悅親爲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潁邸
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
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
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
二人植栢皆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
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

續山宗四
四
賊故雖議論違忤而 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
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
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
呼若 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
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
錄其大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
載謹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四

程